

佚存叢書



20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563
20

蒙求卷之下

唐 安平 李瀚 撰註

陳達豪爽

世說豪爽篇陳達字道林在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折之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田方簡傲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

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同之哉

黃向訪主

後漢黃向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求訪金主還之陳寔遺盜

後漢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伏梁上寔見之呼子孫訓之曰夫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伏

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乃遺絹二疋令改過自是縣無盜

龐儉鑿井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宕後居廬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數日蒼頭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有黑子右腋有赤痣如半錢大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如初時人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陰方祀竈

後漢陰識祖父子方至孝虧日晨炊竈神形見子

方再拜以黃牛祀之自是暴至巨富至識三世而
遂貴顯

韓壽縕香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爲掾每宴賓其女於青瑣
中竊見壽而悅之感想發於寤寐婢往壽家具說
女意并言女光麗艷逸壽聞而意動令婢通牋懃
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貢奇香一襲人經
月不歇帝以賜賈充其女竊以遺壽僚屬聞其芬
馥與充言充意知女與壽通卽以妻焉

王濛市帽

晉王濛美姿容居貧嘗戴破帽入市姬悅其貌竟
以新帽遺之

勾踐投醪

列女傳楚將子發母曰昔越王勾踐伐吳客有獻
醇醪一器者王使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
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殆百倍

陸抗嘗藥桂樹不寧勞苦嘗遙指不寧見桂樹更此
吳陸抗爲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與抗對軍使
命交通抗嘗遺祐酒祐卽飲之抗有疾祜饋之藥
抗服之無疑曰羊祜豈酖人者時以爲華元子反

復見於今或以祐抗失人臣之節抗曰一鄉一邑且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
孔愉放龜晉孔愉封餘不亭侯愉嘗經餘不亭見籠龜買放溪中龜中流顧者數四及鑄侯印而印龜左顧更鑄如初愉乃悟遂佩焉

張顥墮鵠

博物志張顥爲梁相雨後有鳥似山鵠飛翔近地令人擲之墮地化爲圓石搥破得金印文曰忠孝

侯印

田豫儉素
魏志田豫爲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

李恂清約
後漢李恂爲兗州刺史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卧布被義縱攻剽

前漢義縱少時與張次公攻剽爲羣盜縱有妹以醫幸王太后上乃拜縱爲中郎遷長安令縱以鷹擊爲治若驚鳥將擊必張羽毛

周陽暴虐

前漢周陽由爲郡守二千石中最爲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之

孟陽擲瓦

晉張載字孟陽閑雅博學有文章貌甚醜每行入市小兒以瓦礫擲之委頓而反

賈氏如臯

左傳賈大夫醜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也

顏回簞瓢

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仲蔚蓬蒿

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蒿没人閉門養性清高不治名利時人莫知也

糜竺收資

搜神記糜竺嘗從洛歸路見一婦人求寄載臨別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一家感君寄載又不可不燒君但速歸我當緩行竺還家遽收資物日中而火乃大發

桓景登高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
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厄可速去令家人各作絳
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花酒此可禍消景
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

雷煥送劍

晉雷煥妙達象緯張華望斗牛之間有異氣乃邀
煥宿登樓共尋天文煥曰僕察之久矣寶劍之精
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縣卽除煥爲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

一曰太阿發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
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受其禍靈異
之物終當化去華報煥曰詳觀劍文乃干將莫邪
何不至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
子華持劍至延平津腰間忽躍出墮水使人投水
取之但見兩龍蟠縈投水者懼而反

呂虔佩刀

魏志呂虔遷徐州刺史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
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
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臨薨以刀授其

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

老萊斑衣

高士傳老萊子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猶存身著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前取食上堂詐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欲親喜焉

黃香扇枕

後漢黃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其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聞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柰

晉王祥事後母朱氏庭內有一株丹柰母命守之

每風雨輒抱樹而泣母又思黃雀炙令祥捕之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中

蔡順分椹

後漢蔡順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三斗牛蹄一隻及母終停喪在堂東家失火順不能移棺伏棺而哭火乃飛於西家

淮南食時

前漢淮南王劉安好讀書鼓琴不好弋獵嘗朝武帝帝令作離騷旦受詔命食時便上又著中篇入

卷言神仙黃老之術

左思十稔

晉左思字太冲少博學覽文記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臨邛事遂精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書記之后徵爲秘書監

劉恢傾釀

世說劉恢字眞長爲丹陽尹常云見何以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何次道飲酒能溫克故也

孝伯痛飲

世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無事痛飲

女媧補天

讀離騷可稱名士

淮南子云往古時四極廢九州裂列女傳云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

長房縮地

神仙傳云費長房汝南人也旣遇仙翁隨入深山厯試諸難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蟲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遺一竹杖令長房騎之須臾至家以竹杖投葛陂化爲龍去長房得仙翁符能鞭笞百鬼及縮地脉也

卷下

季珪士首

魏志崔琰字季珪崔林論冀州人士以琰爲首
安國國器

前漢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爲人多大略智足以謀當世取舍不貪財然所推舉必薦賢於已者士亦以此稱之天子以爲國器

陸玩無人

晉書陸玩拜司空時王導鄭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玩辭不獲免旣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時以爲眼若點漆真所謂神仙中人也

楊寶黃雀

續齊諧記楊寶年七歲時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地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採黃花飼之百餘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爲黃衣年少持玉環一雙報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世爲三公寶生震漢明帝時爲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爲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爲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爲司徒震至彪四世三公德業相繼

毛寶白龜

搜神記毛寶行於江上見漁父釣得一白龜寶贖放江中後十餘年寶守鎮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突圍出赴江腳如踏著物視之乃昔所放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列女傳宿瘤者齊東郭採桑女也項有大瘤名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問曰寡人出遊少長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中心何如宿瘤何傷王大悅命後

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勿言欲觀其舉止如何嘉良久如廁溫令人取還之令孫盛作文以嘲嘉著於嘉座嘉還見卽荅之其文甚美

唐凱墮幘

晉庾凱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搆唯凱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問凱凱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龍逢板出

論語陰嬉讖庚子之日金板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日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見殺我必見禽也

張華台坼

晉張華才識經濟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後爲司空第舍數有妖怪少子躡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立遠惟修德以應耳後果遇害

董奉活燹

神傳仙董奉字君異時交州刺史杜爕遇毒死三日奉以太一散和水瀉爕口中須臾卽活

扁鵲起虢

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曾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使子豹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寇恂借一

後漢寇恂爲河內太守徵爲執金吾潁川盜起車

駕南征盜賊悉降河內百姓遮道願從陛下復借
冠君一年乃留恂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然疾朋黨
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托其所居無赫赫之名
去後常見思也

韓子孤憤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爲人口吃好讀書見韓
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用遂作孤憤五蠹之說
十餘萬言往秦秦王悅之爲李斯譖自殺

梁鴻五噫

後漢梁鴻家貧尙節介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
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
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蔡琰辨琴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年九歲時邕夜
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
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
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豈有不
知也

王粲覆墓

魏志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觀人圍墓局壞粲爲覆之墓者不信以杷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

西門投巫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皆曰苦爲河伯娶婦不爲娶婦水漂人民豹曰至時來報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十人皆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更

求好女使吏抱大巫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笏磬折向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煩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何謙焚祠

晉何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盡皆焚之

孟嘗還珠

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海出珠寶與交

趾通商貿糴糧食前宰政貪穢珠徙交趾人物無
資貧者餓死嘗到官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
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劉昆反火

後漢劉昆除江陵令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
降雨止風遷引農守嶠隴多虎昆至虎皆負子渡
河徵爲光祿卿詔問昆在江陵反風滅火守引農
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致此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長

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後漢姜肱字伯淮與弟仲海季江並以孝友著聞
每共被而寢

孔融讓果

後漢孔融字文舉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
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
族莫不奇之

端康相代

三輔決錄章康父端徙涼州牧徵爲大僕康代爲
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亮隲隔坐

吳志紀隲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而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宣城記曰隔以雲母屏風

趙倫瘤怪

晉趙王倫宣帝第九子僭位爲帝後於殿上得異鳥問羣臣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烏倫令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扃如故竝失所在倫目下有瘤時人以爲妖後果誅

梁孝牛禍

前漢梁孝王文帝子也景帝初欲傳位與王袁蓋等有所關說於帝王使人刺殺蓋帝稍疎之王意不樂北獮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王惡之病薨贊曰怙親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王遵叱馭

前漢王遵爲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及遵至其

阪叱其馭驅之曰陽爲孝子遵爲忠臣也
鼂錯峭直

前漢鼂錯學申商刑名爲人峭直刻深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諸侯誼譁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竟斬東市

趙禹廉倨

前漢趙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焉

亮遺巾幘

晉書蜀諸葛亮壘于渭南魏明帝遣司馬宣王爲

戰宣王旣與亮對陣亮設謀萬方遺以巾幘之服以激怒宣王王果怒將應以重兵辛毗杖節而立軍門宣王乃止未幾亮卒

備失匕箸

宋文帝錄本不據
蜀先主劉備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本初袁紹字

張翰適意

晉張翰字季鷹齊王辟爲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官

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東歸俄而齊王敗人謂見幾

陶潛歸去

晉陶潛字淵明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詞後宋文帝徵求不就職

魏儲南館

魏文帝爲太子時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每憶昔日南坡之遊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漢相東閣

前漢公孫引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起客館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

楚元置醴

前漢楚元王交高祖少弟好書敬禮申公穆生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陳蕃下榻

後漢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

廣利泉湧

前漢李廣利發兵至貳師城取善馬號貳師將軍
耿恭曰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王霸冰合

後漢王霸從光武征王郎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
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令霸
往視霸恐驚眾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比至河
河冰果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上曰王
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孔融座滿

後漢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掖後進及退閑
職賓客日盈門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
何憂

鄭崇門雜

前漢鄭崇哀帝擢爲尙書僕射數諫諍每曳革履
上曰我識鄭尙書履聲後以諫得罪上責曰君門
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
水

張堪折轍

後漢張堪爲蜀郡及漁陽守民樂爲用帝嘗召郡
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

以惠下威能討奸去職之日乘折轍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

周鎮漏船

世說周鎮罷臨川泊於清溪渚王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船狹又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

郭伋竹馬

後漢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河西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爲遠來對曰聞使君到故來奉迎問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旣還

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劉寬蒲鞭

後漢劉寬爲南陽守溫仁多恕吏有過者皆用蒲鞭示辱而已終不加笞

許史侯盛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元帝封后艾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廣漢薨謚戴侯復封延壽子嘉爲平恩侯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卽位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

侯高子丹封武陽侯

章平相延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並爲丞相平當爲丞相子晏爲大司徒漢興以來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雍伯種玉帝指皇祖天帝母也天帝桂枝天支搜神記羊公雍伯嘗作義漿以給行者經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謂曰種此可生好玉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北平徐氏有女公試求之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一雙以聘遂以女妻名

地爲玉田

黃等飛錢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藩落者無數后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王允千里

後漢王允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相友善後仕至司徒

黃憲萬頃

後漢黃憲字叔度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虞駸才望

晉虞駸字思行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
黃望丁譚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
達而喪時人惜之

戴淵峯穎

王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
間攻剽淵旣風姿峯穎雖處鄙事而神氣有異

史魚黜殯

黃家語衛靈公有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反
任之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而不能

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
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
之靈公弔焉怪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曰
是寡人之過也命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
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
屍諫忠感其君可不謂直乎

子囊城郢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
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不
忠乎

戴封積薪

後漢戴封爲西華令歲大旱封乃積薪卧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至

耿恭拜井

後漢耿恭守踰勒城被圍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軍士渴乏恭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吏士揚水虜以爲神遂引去

汲黯開倉

前漢汲黯武帝時爲謁者河內失火上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以爲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罪帝釋之

馮煖折券

戰國馮煖齊人貧乏寄食於孟嘗君君遣煖收債於薛臨行問君所市何物而反君曰吾家寡有者市之煖遂至薛召諸債主悉來合券因焚其券皆稱萬歲煖遂還君問何市而返曰市義而返君曰市義若何對曰君之府藏財物盈積惟欠於義耳臣召諸債主與合券盡燒之結義而反孟嘗君喜之

齊景駟千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
千駟四千匹也

晉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
於王者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筈處

顧榮錫炙

晉顧榮字彥先在洛陽與同寮飲見行炙者有異
於常乃輒已炙啖之同坐悉笑榮曰豈有終日執
炙而不知味後趙王倫敗榮與其難有一人救之

問其故曰我是省中受炙人

田文比飯

史記孟嘗君田文好招賢客文夜與客飲食有一
人蔽火光客怒以飯爲不等輒食請辭文起持已
飯比之無異客慙自刎士以此歸之

稚珪蛙鳴

南史孔稚珪字德璋齊明帝時爲南郡太守所居
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珪曰我以此當兩
部鼓吹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
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慚愧

彥倫鶴怨

南史周顥字彥倫始隱鍾山出爲剡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辭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遊覽奇趣誠南雅大矣恨無

廉頗負荆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爲上卿位在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位居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引車避匿舍人皆交爲耻相如曰子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以秦王之威相如廷叱之吾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念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也

須賈擢髮

史記魏大夫須賈譖范睢於魏齊睢後爲秦丞相須賈肉袒膝行謝曰賈有鑊湯之罪請屏胡貉之地擢賈之髮不足以贖罪東方不善恐歸相

孔翊絕書

晉先賢傳孔翊爲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皆

家
卷下
投於水中一無所發

申嘉私謁

前漢申屠嘉爲丞相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愛幸居上旁怠慢嘉奏欲斬之召責通上令謝丞相乃釋之

淵明把菊

晉陶潛字淵明好學嗜酒九月九日於宅邊採菊盈把悵望久之見白衣人至乃太守王弘送酒也卽就便酌醉而歸

真長望月

晉劉惔字真長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立度立度乃高士許詢

子房取履

前漢張良字子房少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取履良愕然欲毆之見其老強爲取因以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乃授兵法曰讀此可爲王者師

釋之結韁

史記張釋之以貲爲散騎常侍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後爲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有王生者善黃老

嘗召公卿盡會王生曰吾轂解願謂釋之爲我結轂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奈何辱廷尉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無益於廷尉廷尉方今名臣吾故使結轂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與祖逖俱有高才並以能辭賦聞
後漢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嘆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關後爲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果如志

祖逖誓江

高士傳

晉祖逖北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

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嘆

賈逵問事

後漢賈逵字景伯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後爲通儒

許慎無雙

後漢許慎字叔重博學經籍嘗撰五經異義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人子書云桂籍安舌染如

婁敬和親

前漢婁敬說高祖西都關中封建信侯時冒頓單

于兵強數苦北邊上患之敬曰宜以長公主妻單于冒頓則爲子婿豈敢抗禮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使家人子爲公主妻之使敬往結和親

白起坑降

史記白起爲秦昭王將有功封武安君秦攻趙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怒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擊秦秦軍佯敗走張奇兵劫之趙軍糧道絕秦軍射殺括四十萬人降起盡坑

簫史鳳臺

列仙傳簫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子弄玉以妻之教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室公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

宋宗雞牕幽冥錄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著牕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其書姑布紗王陽詣卦黃金

前漢王吉字子陽世名清廉祿位彌隆自奉養極

鮮明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不積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馬援薏苡

宋太祖嘗謂日不辨因與之業大過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卒後人譖之者以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守欲殺青簡以寫書祐乃進諫曰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要名

劉整交質

南史劉整兄寅卒其子往整墅停住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自取范車帷爲質范詣臺訴御史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不能折券鍾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五倫十起

後漢第五倫字伯陽或問倫有私乎倫曰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卽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以此量之可謂無私乎

張敞畫眉

前漢張敞字子高爲京兆尹以經術自輔其政頗

雜儒雅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

謝鯢折齒

晉謝鯢字幼輿不修威儀能清歌鼓琴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鯢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鯢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盛彥感螬

晉盛彥母因疾失明婢取鱠螬炙餡之母食以爲美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

豁然卽開

姜詩躍鯉

後漢姜詩事母至孝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詩乃棄妻妻寄鄰家常作鱠倩鄰母送之詩感之乃呼妻還舍中庭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水中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其孝感如此

宋資主諾

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守宋資請爲功曹郡中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宋資但主諾至今傳之成瑨坐嘯

後漢岑晊字公孝南陽人太守成瑨請爲功曹郡人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伯成辭耕

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子高辭諸侯而耕

嚴陵去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爲嚴陵瀨

董遇三餘

後漢董遇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學者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賈誼賦曰蜀志譙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營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遂研精六經

將閻仰天

史記秦公子將閻兄弟三人囚於後宮二世使使謂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處死使將法焉將閻曰

朝廷之禮敢不從賓廊廟之位未嘗失節何謂不臣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將閭仰天大呼者三兄弟皆拔劍而自殺

王凌呼廟

晉王凌謀廢齊王乃詐請發兵以討吳人司馬宣王知其計自帥中軍汎舟到其城凌計無所出面縛水次王卽以凌歸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忠臣惟爾有靈知之遂飲鳩而死

二疎散金

前漢疎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後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父子遂乞骸骨上許之賜金二十斤大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乘旣歸鄉具酒食散金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

陸賈分橐

前漢陸賈有口辯時尉佗平南越因自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綬佗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稱臣送賈橐中裝直千金歸報帝大悅拜賈太

中大夫後病免歸家有五男乃出越橐分五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

慈明入龍

魏志荀爽字慈明兄弟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入龍慈明無雙後累徵拜

九十五日而登司空

禰衡一鶲

後漢禰衡少有才辯孔融上書薦之曰驚鳥累百不如一鶲

不占殯車

韓詩外傳陳不占聞崔杼弑齊莊公往救之食則失哺乘則失轡馳至公門聞戰鬪之聲怖懼殯車而死

子雲投閣

前漢揚雄字子雲少好學不爲章句王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於四裔時雄校書天祿閣上辭所連及使者欲收雄雄恐不免乃從閣自投下幾死莽聞曰雄素不預事遂赦之京師語曰惟寂寞

自投閣

魏舒堂堂

晉魏舒武帝嘗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代山濤爲司徒初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乃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周舍鄂鄂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及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說諸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孤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

無鹽如漆

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身銜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謁王願備於後宮之掃除王召見用其言遂拜爲后而齊國大安

姑射若冰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邾子投火

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

廢于鑪炭身爛遂卒杜預曰旋小便也廢墮也

王思怒蠅

魏畧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得還取筆擲地而踏壞之

荀朗皂白

晉荀朗堅從子爲青州刺史善別味食鵝肉知皂白色食雞肉知雌雄也

易牙淄澑

列子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澑二水但嘗而知之也

周勃織畚

前漢周勃其先秦人徙沛以織畚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其後乃爲丞相

灌嬰販縕

前漢灌嬰睢陽販縕者也從高祖征伐有功封穎陰侯文帝時代周勃爲丞相

馬良白眉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中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時人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阮籍青眼

晉阮籍字嗣宗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人以白眼對之見才思之士以青眼對之遭父喪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賣酒挾琴造之籍乃作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

黥布開關

前漢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笑曰當刑而王幾是乎聚兵數千屬項梁項羽引兵西至關不得入乃使布等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羽立爲九江王後

乃歸漢封淮南王

張良燒棧

前漢張良漢王往漢中良辭歸王送至褒中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王無東意長安人追之王問擣田莫謂燒燬對曰吾聞其陳遺飯感王斂五升中亦燬大眼半圓而未直燬南史宋初陳遺爲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常帶一囊每羹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戰敗逃竄常帶焦飯自隨以此遂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陶侃酒限

晉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酒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答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不敢踰也

楚昭萍實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惟霸者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又使使問孔子何以知之曰余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也

東晉竹簡

晉東晉博學多聞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示莫知者張華以問晉書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矣

曼倩三冬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上武帝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十九學孫吳兵法

陳思七步

世說魏文帝嘗令陳思王七步作詩如不成當行
法卽應聲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帝有慙色陳思王曹子建也

劉寵一錢

後漢劉寵遷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
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
謝之各爲選一大錢受之人號一錢太守其清如
此

廉范五袴

東觀漢記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

作以防火災范乃廢前令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歌
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袴

范毓字孤

晉范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母衣無常主

郗鑒吐哺

世說郗鑒值永嘉亂窮餓鄉人以鑒名德共飯之
時兄子遇外甥周翼並小鑒獨往食訖載飯兩頰
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荀弟轉酷

晉荀晞字道將爲兗州刺史從母老有一子坐小事晞杖節斬之既而素服哭之甚哀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後爲青州刺史日加斬戮流血盈川號曰屠伯晞之弟純復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嚴母掃墓

前漢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務擢折豪強扶助貧弱冬月傳屬縣會囚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見報囚大驚因責延年不聞仁

變教化多刑殺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遂東歸掃墓地以待之歲餘延年果坐棄市

洪喬擲水

晉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寄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置書郵

陳泰掛壁

王魏志陳泰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持節護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

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尙書乃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晉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中嚼破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東海性尤無一毫可論況藍田邪述父承東海太守

荀粲惑溺

世說荀粲字奉倩夫婦至篤冬月婦病熱荀粲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歲餘亦卒

粲別傳曰粲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

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專房婉娩厯年後婦亡傅瑕往吊粲不哭而神傷瑕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尋亦卒

宋女愈謹

列女傳宋女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仕衛三年而別娶妻宋女養姑愈謹問鮑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君子莫不言宋女謙而知禮

敬姜猶績

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
文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
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

鮑昭篇翰

南史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速宋文帝以爲中書舍
人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昭悟其旨爲文多鄙
言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嘗賦其詩曰十五諷詩
書篇翰靡不通

陳琳書檄

魏志陳琳字孔璋善書檄曹操秉政南陽張綉反

操令琳作檄操苦頭風見檄遂愈賜琳束帛

浩浩萬古

言此書自史記至晉宋子史搜神列異諸書蓋百
千萬卷也

不可備甄

言古人窮一經猶造皓首況此書甄擇豈能全備
也

芟煩摭華

言今人以有限之才讀無涯之書恐唇腐齒落終
難悉記所以芟夷煩亂採摭精華易於觀覽

爾曹勉旃

言此書之出冀爾曹於螢牕雪案朝夕披尋幾爲有益也

不可謂贊文

于清谷曲

古雅書自吳臨注晉宋千史數輒以異論著蓋百

蒙求卷之下終

唐李瀚著蒙求三卷采摭經傳故實隸以韻語又自註出處於下簡而不遺以便童蒙迨宋徐子光爲之補註第原書欲簡而易記而今乃爲繁間或濫及他事恐非瀚本意人喜其詳也自補註出而原本佚余獲古鈔本無補註乃其原本矣傳寫之久訛繆匪渺然亦秘笈也今活字刷印收之叢書中或日狃乎徐本之增多而病原本之簡省是則買菜傭之見耳題曰古本蒙求以別通行本文化三年龍集丙寅九月三日天瀑山人識

一日天晴日人歸

吉吉本桑寒以頭垂升木文出三牟韻栗街寅中
本女聲之曲辭栗本之簡舍恩眼買菜都之歌

歌歌酒更曲李音子贈印外文韻音中黃月歌正
樂吉道流誠謙指衣其歌本矣唐寡文人號歌祖

此歌非佛本猿人喜其韻也自歌拙出而歌本妙矣
歌指那歌昔為韻而歌指而令以歌樂聞更歌以歌

歌出與歌于舊而不歌以歌童業每夫翁于歌古
歌歌水玉參采魁琴姑實歌曰歌歌文自

